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八

涇 胡承珙

齊

雞鳴

序云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道焉釋文警居傾反本又作敬承琪案箋於  
首章云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次章云  
夫人以月光爲東方明則朝亦敬也三章云無使衆臣以  
我故憎惡于子戒之也此正用序敬戒二字毛傳亦云古  
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孔叢子引孔子曰於雞鳴

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據此知序警當作敬釋文正義本始皆作警耳

序下正義云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至經下正義又云陳賢妃貞女警戒其夫之辭乃言曰雞既爲鳴聲矣朝上旣以盈滿矣言己以雞鳴而起欲令君以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人言雞旣鳴矣之時非是雞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次章經下正義略同亦以上二句爲夫人告君之言下二句爲詩人叙述之語承琪案細釋經文首次兩章上二句自當爲夫人之言下二句乃詩人推原夫人所言之時實景如此而其

恐晚之心愈見若如序疏以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則是夫人自以爲尚早非經意矣此序下正義恐有譌脫否則當時非一手所成致與經下正義彼此互岐未及檢照耳

稽古編曰此詩人陳古刺今設爲此警戒之詞耳首章舉君夫人可以起之時次章舉君夫人可以朝之時以爲立言之次第非真有兩度語也未章又自言警戒之故與上二章竝一時語非兩促之不起至蟲飛時又促之也承琪案黃氏詩經通解已云三章皆一時之言首章卽所聞以告君二章卽所見以告君三章卽將旦之候以告君本心

常恐晚故言之復耳此說先於陳氏皆足正集傳初告再告三告之失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傳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太平御覽引韓詩云雞鳴譏人也又引薛君章句曰雞遠鳴蠅聲相似也韓詩序雖與毛異義而薛君說匪雞則鳴二句正與毛同黃氏日鈔曰古說皆以賢妃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爲雞聲晦菴云心常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爲眞至曹氏始謂哀公以雞聲爲蠅聲嚴緝則云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戴岷隱曰哀公荒淫雞鳴矣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耳東方明矣乃託辭曰此月出

之光耳一以爲賢妃之言一以爲哀公之言未知孰是然  
讀者且當從古說庶三章之義聯貫承琪案雞鳴蠅聲諸  
說紛紛不一季氏詩說解頤曰蒼蠅之聲此疑其已遲之  
詞也月出之光此幸其尚早之詞也范氏詩瀋曰言非但  
雞則既鳴蒼蠅似將作聲矣可安寢而息朝哉次章言若  
非東方之明豈猶是月出之光乎警之愈切也毛氏國風  
省篇有二說一說謂雞既鳴矣其實乃蠅已有聲不但雞  
鳴也是既莫矣而以爲夙也東方明矣其實乃月出之光  
東方未明也尚夙也而以爲莫焉所謂不能辰夜不夙則  
莫刺興居無節也一說以爲刺媼亦以下二句爲其君之

言與戴氏說略同孔覃軒經學厄言曰此篇與東方未明所刺同意首章以夙爲莫也諸臣聞雞鳴之聲旣盈於朝君猶曰莫矣蒼蠅之聲矣次章則又以莫爲夙東方明矣君曰是月出之光耳此與毛西河前說略同而詞意又微異毛前說兩匪字文同義異孔說首章於旣字不合至以爲哀公託辭者虞東學詩駁之云據曹說是蠅聲晚雞聲早哀公旣不欲早起何反以聲之早者爲晚其說顯自矛盾白雲許氏又以一章爲賢妃之相警二章爲國君之相拒安溪李氏復疑月出之光爲日出之光

此本集傳

不知詩人

摹擬賢妃恐晚神情恍惚疑似蠅聲月光皆歸想像無容

泥滯承珙謂虞東之說較勝諸家然諸家皆因疑於蠅聲不先難鳴故不得不曲爲之說其實蠅雖不夜飛或人起驚觸或火光所照宿蠅亦有時羣飛作聲北方多蠅夜起每逢此景毛薛以爲似遠難鳴者實工於體物之言況蠅以驚飛作聲惟夜靜乃聞若天明羣籟俱動轉未有聞蠅聲者此詩首次兩章下二句文義竝同不必別爲周旋轉多窒礙若因蠅聲之故而并改次章之月出爲日出尤爲武斷矣

呂記引王氏曰蟲飛夢夢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義也二語釋經義極正大傳箋本皆以此章爲



賢妃告君之語何氏古義以爲君告其妃之詞聞妃言而能自克若此嚴緝又云君起已晏猶曰吾方甘與子同夢迫於視朝而起吾會朝卽歸庶無爲子所憎此兒女昵昵恩怨爾汝之辭承琪案此二說皆可不必

會且歸矣季彭山曰蘇傳云羣臣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此毛說也集傳云俟君不出將散而歸恐無此理徐氏常吉曰不曰君之荒於內而言己之甘於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反言以我之故及君其言溫厚和平承琪案二說皆極有理趣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引韓詩曰雞鳴讒人玉海詩考云

一本作說人也沈氏清瑞韓詩故曰御覽又引韓詩外傳  
溱與洧說人也考今外傳無此文疑本溱洧序文也雞鳴  
之說人豈因二篇而混耶雞鳴又無譏人之意簡編素缺  
無以定之

還

子之還兮遭我乎猗之閒兮傳還便捷之貌猗山名說文

猗山在齊地詩地理考云水經注作猗

案今水經淄水篇仍作猗御覽九百

九又引

作猗方輿紀要青州府臨淄縣南十五里有猗山漢書

地理志臨淄名營邱詩云子之營兮遭我虬蟻之閒兮師  
古曰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虬山名字或作猗亦作

夔音皆乃高反

釋文引崔集注本亦作夔

錢氏竹汀曰釋邱水出其左

營邱郭景純謂淄水過其南及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  
營還同物非別音也營爲地名則茂與昌亦地名釋邱云  
涂出其後昌邱卽此詩之昌與范氏拾遺云或謂營邱故  
城卽濰之昌樂茂卽泰山之牟牟茂古字通王氏經義述  
聞云凡詩中旄邱頓邱宛邱之類皆連邱字言之無單稱  
上一字者錢以茂與昌亦爲地名又引爾雅昌邱皆非也  
鄭風子之十兮子之昌兮豈得亦以丰昌爲地名乎承琪  
案王說是也讀詩記引崔集注已以還茂昌三者皆地名  
而未實指其處此詩三章第二句皆言楛若還茂昌爲三

地何以每往輒遇于獾此不煩言而破者矣還韓詩作獾雖與毛異亦不以爲地名也

竝驅從兩肩兮傳獸三歲曰肩姚氏識名解云陸農師以爲一章言肩二章言牡三章言狼蓋狼物之尤暴戾者故詩以爲後但以狼列後則前肩牡二者不知何獸而先言之羅端良又謂首章從狼之子次章從其牡末章又從其牝先牡而後牝者蓋鳥之類雄摯於雌獸之類牝猛於牡以乳護其子非可得犯也總之先後之說不可以論詩如陸氏泛言肩牡而謂以狼之暴戾者列後羅氏又以肩牡屬狼而必別其子母牝牡之序作者之意豈暇及此邪承



揖我謂我儂兮箋云子則揖耦我謂我儂譽之也承琪案  
揖耦者謂以揖相親耦也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  
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相人耦爲敬也  
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耦匪風箋云人偶能烹魚  
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引論語注云人偶同位人  
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中庸仁者人也  
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據此各注  
所言人偶猶曰親近所謂同則相親者字當從二伐爲耦  
說文未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諸注多借桐人之偶爲之此箋作耦乃正  
字

並驅從兩狼兮陸疏云狼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周禮  
庖人掌其六獸辨其名物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麋野豕  
兔鄭康成云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  
有狼而熊不屬又獸人注狼膏聚麋膏散正義亦引內則  
狼腸膏爲證昭二十五年左傳爲六畜五牲杜注云五牲  
麋鹿麇狼兔正義引服虔云麋鹿熊狼野豕陳祥道云考  
之於詩及禮內則少儀諸文常有野豕無狼承珙案內則  
自狼腸膏外又有狼去腸語是狼實古人供膳所用至熊  
蹠雖見經傳其物珍貴非田獵所常有不可以充庖故周  
禮六牲當以後鄭爲正

著

漢書地理志引詩云俟我於著乎而顏師古曰著地名卽  
濟南郡著縣也范氏拾遺曰此蓋三家說承琪案顏於上  
文子之營兮明言齊詩作營此則不言所據未必出於三  
家且濟南之著韋昭音弛杏反乃著龜之著字魏收地形  
志亦作著顏氏乃音竹庶反以韋昭爲失竝謂卽齊風之  
著皆非也

虞東學詩曰朱子集傳及呂記引昏禮俟于門外以下之  
文爲著庭堂之證竊有未盡釋然者爾雅門屏之間謂之  
宁陳氏禮書言大夫以簾士以帷則無屏矣詩曰俟我於



著蓋簾帷之爲蔽限亦謂之屏旣以著爲宁則賈疏所謂

路門之外屏樹之內

此據天子言

李巡所謂正門內兩塾間

此據

諸侯以下言

韓詩說所謂門屏之閒曰闕皆不在大門之外而

儀禮注門外謂壻家大門外則俟於門外非著也當時古禮盡廢旣無壻往婦家之節而婦至壻家其禮亦復簡略曰俟著不復行俟於門外之禮矣曰俟庭不復行寢門揖入之禮矣曰俟堂不復行升自西階之禮矣節節與記傳所引者相反故詩人連下九乎而字言不過如是云云也逸齋有其說而於俟著俟門猶似混併爲一今爲剖別而著其義如此承琪案集傳之說本之呂記呂記又引張氏

曰著夫家之著也但以俟著當昏禮之俟於門外與此詩節次不合虞東之說略本范處義補傳而辨析尤詳若毛傳祇云門屏之閒曰著未嘗明指夫家或婦家序下正義謂毛意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乃以鄭義述毛不知傳以三章各一人則俟著俟庭俟堂本非一人一事無容疑於先後失次惟箋疏以此爲婿在婦家相待之事則不應先外而後內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爾雅觀謂之闕諸侯以雉門爲闕門是則婿在婦家於著庭堂皆無俟婦之事蓋是時闕門以內猶有送者故士昏禮婿乘其車注謂婿

車在大門外此詩若從箋疏解爲一人一事則以婦至壻  
家自著而庭而堂相次爲順若隱二年公羊傳注云夏后  
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疏以爲書傳文者尤  
與此無涉矣

充耳以素乎而傳素象璜箋云君子以素爲充耳謂所以  
縣璜者或名爲紉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此言素者目  
所先見而云正義引孫毓云按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卽所  
謂璜縣當耳故謂之塞耳縣之者別謂之紉不得謂之充  
耳猶璜不得謂之爲紉耳孫意是毛非鄭孔疏謂其不然  
承琪案王基云紉今之條色不雜不成爲條夫條旣雜色

織成何以獨先見素正義謂取其韻句殊爲無理故當從毛以毒章一人者爲正我當爲詩人我嫁者非嫁者自謂也至尚之以瓊華乎而毛於尚字無訓但以瓊華爲士服瓊瑩爲卿大夫之服瓊英爲人君之服正義述之以爲見其身之所佩者蓋以傳言服當爲衣服之飾不知冠冕皆可言服南山傳云冠綏服之尊前可見此經云尚之則瓊華瓊瑩英疑卽冕弁之飾禮人君冕而親迎儀禮士昏服爵弁周禮冕弁皆用玉則瓊華等自是冕弁之飾故曰尚之充耳在冕弁之下而加之以瓊華曰尚若身之所佩不得言尚之矣

虞東學詩云陳祥道曰弁師王五冕皆玉瑱而詩於衛夫人言玉瑱則不特施於男子也冕服用瑱而詩言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則不特施於冕也何元子謂惟冕服用充耳一命以下不得用則士喪禮所謂瑱用白纁檀弓所謂練角瑱者何氏始未之詳歟明瑱之不獨用於冕則異說可以息矣承珙案小雅彼都人士充耳琇實此尤爲士庶人用瑱之明證說文紉冕冠塞耳者此雖當作所以縣塞耳者不應以紉爲塞耳然言冕又言冠則雖冠亦有紉有瑱可知况昏禮主人爵弁何士不可用瑱之有

尚之以瓊瑩乎而傳瓊瑩石似玉者此與上章瓊華下章

瓊英同義嚴緝引曹氏曰英華瑩皆光采是也但傳以瓊  
華爲美石以瓊瑩爲石似玉以瓊英爲美石似玉語有深  
淺蓋卽以此爲君卿大夫士之別次章云瓊瑩者謂石色  
如瓊玉之瑩猶淇澳秀瑩耳必非以瓊瑩爲二物毛傳三  
章皆石瓊不可以爲石故當連華瑩與英釋之非謂華瑩  
英皆石名也說文瑩玉色也从玉熒省聲逸論語曰如玉  
之瑩今本說文省聲下多一曰石之次玉者七字此後人  
因毛詩衛風傳有秀瑩美石齊風傳有瓊瑩石似玉  
語遂以瑩亦爲石名不知說文引論語如玉之瑩正證明  
玉色之義不應中間雜入石之次玉一語於理宜刪段注  
謂是字義次章箋云石色似瓊似瑩也下似字當本作之  
別說非是鄭以似瓊之瑩申毛意正義本誤作似瑩遂云瓊瑩俱玉

石名故云似瓊似瑩觀其引定本末章箋云瓊英猶瓊華瓊瑩可見瑩與華英一例定本次章箋必不作似瑩正義反以定本兼言瓊瑩者爲衍字非也

東方之日

序云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案毛傳以日月在東方皆言君臣明察之盛所謂言在此而意在彼主文而誦諫者也序又以男女淫奔歸於君臣之失道亦是推本之論毛以每章下四句皆陳昏禮之正以刺今之不然其云妹者初昏之貌蓋與靜女之妹同乃指女子之美下句室爲男子之室履禮也卽就也言彼

妹之子所以在我之室者由我以禮聘始來就我而爲昏也次章闢亦男子之闢發行也言我以禮迎始能歸我而行夫婦之禮也如此釋傳文理皆順若箋以彼妹者子爲男子來在女室則是強暴矣天下有遇強暴而尚以美好稱之者哉下又云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天下有強暴在室而尚望其以禮來者哉宋儒因之并謂是女子淫奔來在男子之室夫謂之淫奔而日出輒來月出卻去尤爲不近情理矣

東方之日兮傳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次章東方之月兮傳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



下若月也承琪案楚辭暎將出兮東方王逸注云日始出東方其容暎暎而盛大也楊子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故傳以日月在東方皆爲明盛呂記引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此說最合傳旨箋以日月在東方皆喻不明義殊迂曲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謂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其義淺矣

在我闥兮傳闥門內也說文無闥字門部闥樓上戶也段注以爲卽今闥字引西京賦說神明臺日上飛闥而仰眺

西都賦說井榦樓曰排飛闥而上出此二闥皆樓上戶在高處故名之曰飛承琪案賦稱飛闥以爲是樓上戶之闥於義似近故薛注西京賦飛闥云突出方木也玉篇闥訓門內用毛義又云飛闥突出方木也則與薛同然西京賦又云重閨幽闥薛注宮中之門小者曰闥此則與闥爲樓上戶者不同或別有闥字或通作達東京賦八達九房達卽闥字漢人多作闥前漢書高后紀贊樊噲傳霍光傳注皆云闥宮中小門後漢書宦者傳注引爾雅曰小闥謂之闥與今本爾雅不同此所據當是古本毛訓門內者以與上室字同義蓋切言之則闥爲小門渾言之則門以內皆

爲闡釋文引韓詩門屏之間曰闡亦是謂門以內也

東方未明

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朱子辨說云刻漏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與居無節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黃氏實夫曰詩人微其意以責臣而作序者原其本以責君也嚴緝云哀公與居無節詩人歸咎於司漏者以諷之杜黃酌而飲師曠李調乃所以規晉平也郝氏仲輿曰與居號令非辰夜者所得司無所歸咎不敢斥君而求諸挈壺氏所謂敢告僕夫云爾承琪案以上諸說皆足以解辨說之惑若許

氏名物鈔云詩無明刺挈壺氏之語故傳亦無挈壺之意而於序下言之今案傳於三章云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許氏何以未見序下箋云挈壺氏掌漏刻者何以又誤爲傳許氏竟似目未見注疏者大奇韓氏怡讀詩傳諺曰竹書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沈約注謂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據齊世系哀公適當懿王之時是齊廷之顛倒化起於周王正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承璞案孔疏以哀公當懿王時不誤沈約注竹書用東方未明之序始以懿哀相值故移之於王朝歟然齊之挈壺失職當不止哀公一世序旣不斥何

公是當時已不能明其世次無庸臆爲之說

荀子大略篇云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後遣趙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趨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據此人臣朝君未明求衣自是常禮但自公召之則於時過早故箋云漏刻失節君又早興至末章不夙則莫而興

居無節之弊始盡見矣

不能辰夜傳辰時案莊子齊物論見卯而求時夜釋文引  
崔注云時夜司夜此蓋以時爲何如孔子時其亾也之時  
謂察候夜之早晚傳但以辰爲時只當如正義云不能時  
節此夜之漏刻不必又轉時爲何若集傳云辰夜之限甚  
明則誤以辰爲晨矣

正義云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爲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  
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  
夜各五十刻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  
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

五刻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歷甚錯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此蓋用王肅難鄭之說尚書正義引肅云鄭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王氏而莊尚書後案云元授時歷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又與馬鄭並不同蓋地勢有在南在北之異馬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

短止于四十授時歷據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二短極于三十八其不同以此而鄭則又取南北之適中者言之耳然則馬鄭授時歷三者皆是也王肅妄駁孫氏淵如尚書疏云鄭與馬異者周禮享壺氏疏云馬云春秋晝夜五十刻據日見之漏若兼日未見日沒後五刻則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若夏至晝六十刻通日未見日沒後五刻則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一年通閏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之閒九日有餘較一刻爲率云高誘注呂覽云夏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各不同者日自長至漸長日增刻數各據一



月上中下旬言之也承琪案尚書正義又云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據此知鄭注尚書於日永晝漏較馬少五刻日短晝漏又多五刻者蓋欲備二法日永晝漏不兼日未出日入言之故少五刻日短晝漏兼日未出與日入言之故多五刻其注考靈耀云九日增減一刻計春分至夏至九十二日當增十刻春分晝漏五十則夏至六十刻矣此注正與馬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日短至云冬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漏水上刻五十五亦與鄭同而其所云夏

至之刻又與馬鄭互異且多於鄭十刻則并不止兼日未出與日入而言此王氏所云地有南北者理或然歟

南山

序云南山刺襄公也箋疏以上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二章責魯桓縱恣文姜嚴緝謂齊人不當以雄狐目其君欲改爲喻魯桓之求匹不知齊襄鳥獸之行何不可目以雄狐且詩人嘗以雄雉目衛宣公矣季彭山又以詩稱齊子疑爲魯人之作誤入齊風尤爲臆斷齊子者謂其爲齊之子而非齊之婦也不曰姜而曰齊者諱其氏而爲一國之通稱此所以爲齊人之作也吳氏易堂曰前兩言齊子

是刺文姜後兩言取妻是刺魯桓皆所以刺襄公也虞東  
學詩曰章首旣以南山雄狐發端是意主於刺襄以及文  
桓耳承琪謂全詩本皆爲刺襄而作後二章乃惡其君之  
大惡無所歸咎而責之魯桓做苟之惡魯桓亦此意也

南山崔崔傳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  
山崔崔然正義曰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故云齊  
南山案水經注淄水逕牛山西又東逕臨淄縣故城南東  
得天齊水口水出南郊山下左思齊都賦曰牛嶺鎮其南  
者也方輿紀要南郊山在臨淄縣東南一十五里一名南  
野山此當卽詩所謂南山者歟

雄狐綏綏傳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李氏迂  
仲曰孔疏雄當配雌今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  
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此非也雄狐亦如  
雄雉于飛言鳥獸之雄者惟雌之匹而無別也承琪案李  
說最得傳旨傳云雄狐相隨者非謂二雄相隨謂雄狐但  
與其類相隨鳥獸之性淫不避親配非其正故曰綏綏然  
無別失陰陽之匹箋惟以狐在山上合二句爲一喻與傳  
南山雄狐各自爲喻者異義其云雄狐行求匹偶形貌綏  
綏然則意與傳同正義謂箋以狐無二雄相隨之理其實  
傳本不謂二雄也

葛屨五兩冠綦雙止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綦服之尊者箋云葛屨五兩喻文姜及姪娣與傅姆同處冠綦喻襄公也五人爲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立同處猶襄公文姜不立爲夫婦之道承琪案毛於上章南山雄狐各自爲喻此葛屨冠綦亦各自爲喻謂葛屨賤服而下有五兩之多冠綦尊飾而上有成雙之美貴賤各有其耦如此箋說迂曲孔疏強爲申之皆非是後儒惟蘇氏詩傳云葛屨五兩則屨具於下矣冠綦雙止則綦具於上矣言文姜有匹於魯襄公有耦於齊曷爲又相從哉又呂氏大臨曰屨與屨爲耦雖五兩各有耦冠綦之雙亦自爲耦襄公文姜非

其稱也二說皆能得毛意至葛屨所以言五兩者放齋詩說引周禮屨人注有纁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爲五兩姚氏識名解謂屨惟夏用葛爲便於時其纁黃白黑諸色未必皆以葛爲之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變皮言白可見葛屨惟用本色故喪服不易其稱安得有五者之異承琪又案士冠禮記云屨夏用葛其下卽云元端黑屨素積白屨爵弁纁屨則是葛屨未嘗不可備纁黑諸色曹氏之言不爲無據或又據說苑言親迎之禮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修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屨女然則葛屨五兩親迎之禮也二兩當作五兩大夫以下二兩

則諸侯五兩明矣今案下二章方言取妻此章恐未及親迎之事且於冠綏又將何說也

藪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傳藪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正義云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衡獵之從獵之謂既耕而踐躡槩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立縱橫耕田且書傳未有謂耕爲獵者故知是摩獵之也承琪案獵經典亦通作躡疏以踐躡槩摩言之自與耕田不同箋云必先耕治其田者約略言之亦非謂縱橫耕田坊記引詩橫從其畝注云橫從游行治其田也

此從釋文今注疏木作橫行治其田非是

游行者往來踐治之謂亦與此

傳言獵意同也

段氏詩經小學云賈思總齊民要術曰凡種麻耕不厭熟縱橫七徧以上則麻無葉也此正合毛說獵猶踐也治也衡治之縱治之乃種之然後得麻韓詩從作由由亦從也古隨從與縱橫不分二音承瑛案釋文引韓詩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一切經音義又引韓詩傳曰南北曰從東西曰橫可見韓詩字雖作由訓仍爲從正與毛同耳

取妻如之何釋文取七喻反段云衆經音義曰娶七句切取也詩曰娶妻如之何傳曰娶取婦也元應所據毛詩與陸異或是韓詩承瑛案白虎通義引詩亦作娶妻如之何



當是用三家詩卽如坊記引下章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與今毛詩不同疑亦三家字異耳

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  
从者此之謂告正義引曲禮齋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  
圖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以證娶妻自有告廟之法  
而又云箋必以爲卜者以納吉爲六禮之一故舉卜言之  
按昏禮婦家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筵於戶面注云爲神布  
席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女家尚毒事告廟則夫家將行  
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卜爲大事故特言之  
承琪案士昏禮親迎以前不言告廟之事白虎通義因有

娶妻不先告廟示不必安也之說其實他經言告廟者甚明傳說自不可易鄭君蓋亦主不告廟之說故解左傳先配後祖以祖爲較道之祭其說已爲孔疏所駁至注曲禮之告神又以女家之布神席當之然曲禮之意實主男氏而言觀上下文可見至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鄭云告於君也亦既告君必先告廟是則鄭君本未有定論矣

甫田

序云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詩序廣義曰古人云

甫田悟進學衡門悟處世楊子修身篇亦引此詩蓋言詩  
之用而此詩之作實指齊襄以詩之言遠人者證之春秋  
傳襄公討鄭而殺子亶伐衛而納惠公侵紀而滅其國乃  
兄弟之間弗能防以至篡弑此忽近圖遠之明證承琪案  
詩序辨說以此未見其爲襄公之詩故泛指爲戒時人而  
作夫詩無達詁讀詩者原有引伸觸類之法故楊雄法言  
引之以說修身李和伯於此悟進學見用學紀聞未爲不可而  
風人當日則實有所指必非泛作格言了無關係鹽鐵論  
地廣篇云夫治國之道繇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  
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邇外今中國燹落不憂務在邊境

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騶騶其斯之謂歟此所引證乃詩本義何氏古義反以爲舊說相傳與詩不合何也

此詩首次兩章傳箋皆以上二句興下二句詞旨明白無可疑者集傳改爲比若以田甫田之難獲比思遠人之徒勞尚屬可通而乃云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以每章四句平列爲比則所比之意在於言外非比顯興隱之謂矣至末章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孌之童子少自脩飾卅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爲成人也蘇傳李解呂記皆從其說集傳

亦因之范氏補傳嚴氏詩緝乃謂童子冠弁爲襄公躡等  
躁求之喻說自可通然不如箋疏之深婉矣

維莠驕驕毛傳無訓次章維莠桀桀傳云桀桀猶驕驕也  
法言作喬喬承琪案驕蓋喬字之借爾雅喬高也下文桀  
桀亦高出之義載芟有厭其桀傳云言桀苗厭然特美也  
箋云桀先長者故此傳云桀桀猶驕驕也潘安仁射雉賦  
何調翰之喬桀邁儔類而殊才與此驕驕桀桀意近

勞心切切傳切切憂勞也說文無切字當通作惻惻之爲  
切猶惻之爲切耳說文惻失意也荀子禮論篇惻然不慊  
楚辭九辨惻悵兮而私自憐玉篇惻悵恨也莊子天地篇

釋文引字林作怗蓋切又怗之省也匡謬正俗云甫田篤  
勞心切怗爾雅音切切憂也後之賦者叙憂慘之情多爲  
怗怗王仲宣登樓賦心悽愴以感發意怗怗而潛恟諸如  
此類皆當音切字與怗字相類切字从刀匕聲傳寫誤亂  
或變爲切今之學者諷誦辭賦皆爲怗怗不復言切失之  
遠矣承珙案顏氏此條當有脫誤今爾雅釋訓怗怗憂也  
釋文亦不云有作切者卽謂古本有此然於韻不協或謂  
次章怗怗有作切切者而顏氏又明言怗當作切殊不可  
解

總角卅兮傳卅幼穉也說文磧銅鐵樸石也从石黃聲讀

若橫段注云各本此下出卅篆解云古文礦周禮有卅人  
按周禮鄭注卅之言礦也賈疏云經所云卅是總角之卅  
字此官取金玉於卅字無所用故轉從石邊廣之字語甚  
明晰卅之言礦卅非礦字也說文卯字本作卅不作卯五  
經文字曰卅古患反見詩風說文以爲古卯字九經字樣  
曰卅卯上說文下隸變是說文卯字作卅唐時不誤確然  
可證五經文字又云卅字林不見可證卅變爲卯始於字  
林今時說文作卯不作卅則五季以後據字林改說文者  
所爲也說文卽無卅乃有淺人於石部妄增之卅果是古  
文礦則鄭何必云之言賈何必云此官取金玉於卅字無

所用哉說文卯字古音如關亦如鯤引伸爲總角卅兮之  
卅又假借爲金玉樸之礦皆於其雙聲求之讀周禮者徑  
謂卅卽礦字則非矣又或云與角卅之字有別亦誤承琤  
案段說是也或據一切經音義礦古文研同是說文石部  
之卅當作研不知鄭注明以卅礦爲二字若果有從石之  
研則周禮多古文注不必轉卅爲礦矣或又據高誘注呂  
覽本味篇云丸古卯字不應又有卅爲古卯字不知高注  
謂古字或以丸爲卯是以聲義相近假借非以丸爲卯之  
本字也卅訓幼穉猶後人以稚子爲雛之意嚴緝乃云兩  
角如卅字之形鑿矣



廬令

序云廬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何氏古義曰國語及管子書皆稱襄公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公羊傳載莊四年公與齊侯狩于郟左傳載莊八年齊侯田于貝邱此足爲襄公好田之明證承琪案後儒說詩者多謂此詩與邇意略同不信序陳古以風之語不知邇詩揖我謂我等語是自夸其從禽之事故通篇直刺其荒此詩云其人者是想望之詞故以爲陳古首章傳云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游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

說之其聲令令然傳文多簡而此獨詳者自以序刺襄公故詳述人君之事足知序傳所言必皆有所受之正義引孟子爲證此善申傳義者也

盧令令傳盧田犬也令令櫻環聲說文犬部獐健也詩曰盧獐獐承琪案呂記引董道曰韓詩作盧洽洽此雖與毛異字然洽洽當亦指聲音若說文作獐而義爲健殆據齊魯詩歟下二章言重環重鑄則此章作環聲爲是蓋田犬領下有環必先聞其聲而後見其狀故於首章言令令情景最合玉篇獐獐聲也亦作獐則不明爲何聲廣韻獐獐犬健也出說文

今說文健上廣犬字

力珍切又青韻引玉篇獐獐犬

聲也郎丁切以爲犬聲尤非是正義作鈴鈴者以今字明古字易而說之疏中每有此例非別有本作鈴鈴觀序下正義云盧令三章章二句經下云盧令至且仁皆作令不作鈴可見

其人美且鬢傳鬢好貌承琪案邇詩揖我謂我儂兮釋文引韓詩作媮音權好貌陳風碩大且卷傳云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媮合之此傳是媮與鬢同又省作卷說文影部鬢髮好貌詩曰其人美且鬢此鬢之本義雜記燕則鬢首管子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鬢貂長鬢謂毛長也皆與說文本義相近此傳但言好貌則是由髮好引申爲凡好之稱

耳箋隨髮爲權五經文字以爲其字从手作權但訓爲勇壯與下章偲字意複正義云箋以諸言且者皆辭兼二事若髮是好貌則與美是一也故易之稽古編曰美是美德首章傳甚明好指儀容與美異義何嘗一乎此詩序云陳古以風故三章皆以美德爲主而仁則又有其政也髮則又有其容也偲則又有其才也容貌與才技雖非美仁之比然詩人頌君往往及之終南之頰如渥丹駟鐵之舍拔則獲皆是矣承琪案鄭風叔于田洵美且好彼何不嫌美好是一乎

其人美且偲傳偲才也箋云才多才也說文偲彊力也引

詩曰其人美且惡案彊力與才義亦近如能部云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亦其義也稽古編曰集傳訓鬢爲鬚髮好訓偲爲多鬚而引左傳于思語爲證則兩章意複矣况說文鬢髮好貌不云鬚也左傳杜注云于思多鬚貌釋文正義載賈逵云白頭貌皆不云鬚且合于思二字爲義非偏釋一思字也

傲苟

序云傲苟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陳氏稽古編曰序以爲惡魯桓公微弱是也朱傳以爲刺莊公失之矣案女子之歸有三于歸

也歸甯也大歸也舍是無言歸者文姜如齊始于桓末年耳時僖公已卒不得言歸甯又非見出不得云大歸則詩言齊子歸止定指于歸無疑然于歸時文姜淫行未著也末年如齊桓卽歎於彭生之手詩何得責其防閑而以爲刺哉蓋嘗考之矣魯桓弑君自立惟恐諸侯見討急結婚於齊以固其位故不由媒介自會齊侯于嬴以成婚文姜又僖公愛女於其嫁也親送之謹則嫁時扈從之盛與文姜之驕逸難制可知桓旣恃齊以自安勢不得不畏內養成驕婦之惡已非一朝特於晚年發之耳然則苟之敝也不徹於彭生乘公之日而徹於子暈逆女之年矣詩人推

見禍本故不於如齊刺之而於歸魯刺之旨深哉承瑛案首序言刺文姜是全詩本旨其下云齊人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則因敝筭之興而推原文姜淫亂之所由來呂記引胡氏楊氏之說皆從序以爲惡桓集傳始改爲刺莊又疑於子不宐制母而以爲當制其僕從其說牽率不如序義之長或又泥於序首之言以敝筭比文姜尤非詩旨

其魚魴鰈傳鰈大魚正義引孔叢子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爲證稽古編曰嚴緝謂鰈與魴鱣同稱非甚大之魚衛人所釣偶得其盈車者耳斯語良然然案本草

鯨魚體似鯨而腹平頭似鯨而口大頰似鮎而色黃鱗似鱗而稍細大者三四十斤善吞啗故又名鯨魚又名鮎魚鯨者敢也鮎者啗也則定非敝笱所制矣承珙案本草以鯨魚爲鯨乃李時珍說考上林賦鯨鯨鮎郭璞注云鯨鯨也一名黃頰山海經東山經減水其中多鯨魚郭注亦云一名黃頰說文鮎侈口魚也玉篇鮎黃頰魚廣雅鮎鮎鮎鮎也陸疏又以小雅之鱗卽黃頰魚然皆不以爲鯨說文別有鮎魚亦不名鯨綱目之說似未可信總之毛傳云大魚者不過以見非敝笱所能制不必定是盈車若果盈車之魚雖強笱亦不能制矣馮氏名物疏云次章釋鱣亦



云大魚則鰓特魴鱖之類耳非必大至於盈車也盈車卽鰓之尤大者如今鱖亦有小有大鄭箋以爲魚子殊不知魚子尚未成魚何云制以笱耶

齊子歸止案南山齊子由歸箋云婦人謂嫁曰歸集傳從之而於此又從張氏說以爲歸齊虞東學詩云考莊二年至七年經書姜氏會齊侯者三享齊侯及如齊師者各一皆於齊魯之境未嘗歸齊如下篇載驅所云是其事也此詩三言歸止惟桓十八年經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乃歸齊實事承琪案南山之曷又鞠止曷又極止固謂桓與姜氏如齊爲淫縱其欲而兩詩所云歸止者則皆謂子歸

此詩本其初嫁言之以見文姜驕伉由來者漸非一日之積若南山之歸止爲歸魯而蔽荀之歸止又爲歸齊詞同義異恐非詩旨

其從如雲傳如雲言盛也案鄭風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大雅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傳皆以如雲言衆多鄭惟韓奕同毛於出其東門箋云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此與下文雖則義不甚協此箋又云其從姪娣之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爲惡夫從者之如雲如雨如水皆言其衆盛以見豪奴悍婢族

三言行三三  
擁而來其驕伉難制之意隱然言外箋乃以三如字皆爲  
從者心意無定可善可惡之比正義遂云由文姜淫泆故  
從者亦淫非也

其魚唯唯傳唯唯出入不制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貌釋  
文唯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案毛韓字異而義同唯  
與遺皆有隨義唯本言語聽從之稱引伸爲凡物之聽從  
角弓莫肯下遺箋云遺讀曰隨玉篇遺遺魚行相隨廣韻  
遺魚盛貌此蓋皆本韓詩又加水旁耳

載驅

序云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

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許氏詩深曰序詩之  
例鄭詩不書鄭齊詩不書齊而此篇獨繫之齊人正恐讀  
者但見詩稱齊子不辨其何以刺襄故加齊人以著之使  
知載驅若指文姜當其發夕于魯齊人何由見其薄薄惟  
屬之襄公則知簞第者國君之路車非夫人之翟第固以  
齊人目擊襄公之薄薄載驅遂想見齊子之發夕魯道而  
後詩意了然可謂發淫人隱微深痼之疾而善言其情狀  
矣承琪案齊人自刺其君其詞空隱故簞第四驪但言其  
車馬馳驟之盛無所指斥而以齊子對照出之所謂言隱  
而旨顯也至諸詩皆稱齊子而不稱姜其有諱惡之意亦

復昭然詩與春秋相表裏豈不信哉

虞東學詩曰載驅刺襄公毛鄭俱以上二句指襄下二句指姜集傳改爲刺文姜嚴華谷言四句分作二人詞意斷續必竝言文姜文方貫也今案春秋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杜注齊地傳曰書姦也七年春會齊侯于防杜注魯地傳曰齊志也杜氏以爲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詩中四舉魯道兩言汶水始終不及齊境正杜所謂至魯地爲齊侯之志者况首言載驅薄薄明已在道疾行末言齊子發夕明是聞襄來而暮夜啟行赴之若叙一人之事豈容先在道而後啟行傳箋無誤文亦無不貫也

承琪案何氏古義引陳祥道禮書云襄公方叔之車以簞  
弗衛夫人之車以翟弗以爲此男子婦人車蔽之別毛詩  
明辨錄又云婦人不立乘但乘安車駕一馬而無四驥其  
實亦不必盡然總之齊人作詩刺上不應反舍襄公而不  
一及耳

齊子發夕傳發夕自夕發至旦惠氏古義曰小宛詩云明  
發不寐薛夫子王叔師皆訓發爲旦故焦氏易林云襄送  
季女至於蕩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旦夕猶發夕也說文  
曰昏鼓四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三通爲發明  
發明猶旦明也承琪案毛義亦是以發爲旦自夕發至旦

當本作自夕至旦傳寫衍發字小宛傳云明發發夕至明  
當本作明發夕至明亦傳寫衍發字祭義注以明發爲自  
夜達旦卽所謂夕至明也此發夕猶言旦夕彼明發猶言  
明且耳正義以此發夕爲夕時發行以小宛明發不寐爲  
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寐皆未悟傳意卽以發爲旦  
耳

齊子豈弟傳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承琪案毛於蓼蕭孔燕  
豈弟直云豈樂弟易也此獨云於是云然猶言此何事也  
而乃於焉樂易乎樂易與下翱翔游敖一例蓋首章齊子  
發夕言其旦夕往來魯道爲一篇之提綱下三章形容其

在道坦易舒徐豪無慙恥之狀而發夕豈弟翱翔游教皆爲疊字儷句文義未嘗不配鄭箋讀豈爲闕以弟爲闕正義云若是其心樂易非獨在道爲然不知此樂易猶言流蕩豈得泥於強教悅安之訓而疑文姜不當言樂易乎段氏尚書撰異云鄭箋欲改豈弟爲闕闕與發夕相儷而不知闕與濟不韻尚書之一作弟一作團此古今文絕殊非關聲誤者不當引以說詩承琪謂此說是也詩小學又云方言發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閒謂之發郭注今通言發寫也詩發夕猶言發寫此則用戴氏詩考正之說然下三章方言在道不應首章先言解息車徒耳



汶水湯湯箋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  
稽古編欲以水經注所謂文姜臺者當之毛詩明辨錄云  
莊二年會禚禚在禹城博平之閒是文姜渡汶而往也四  
年會祝邱注云魯地而不知其所在五年如齊師師未出  
齊境亦文姜渡汶以往七年會防防在金鄉是襄公渡汶  
而來再會於穀穀在東阿亦文姜渡汶以往至鄭箋所云  
都爲何邑已不可考今以春秋所紀會地按之或者祝邱  
在汶水之上邪承珙案首章箋云襄公既無禮義乃疾驅  
其乘車以入魯境正義云魯在汶側齊在魯北水北曰陽  
僖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

之北尚是魯地虞東學詩云原山之汶以今輿地考之自萊蕪泰安肥城南陽至東平入濟綿亙數百里或分或合出入皆在魯境馬之貞臨清新聞記凡東蒙徂徠之陰岱岳之陽諸山溪湖之水皆滲於汶魯之大川也據此知箋云汶上有都者依序大都言之不必定在汶水切近之處嚴緝以春秋姜氏五會齊侯無會汶之事諸氏錦曰此不必拘春秋可以補詩之亾詩亦可以補春秋之闕也

汶水有二漢志於泰山萊蕪下注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涕桑欽所言於琅邪朱虛下注云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說文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泰山東入淮从水文

毛詩後箋

卷八

三

聲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涉班許皆以二汶並  
列然水經於二汶源流詳略迥異則以出萊蕪入涉之汶  
書詩春秋所稱皆卽此水而朱虛之汶其流短促非經傳  
所言故也郭緣生述征記有五汶之名曰北汶曰麻汶曰  
柴汶曰浯汶合經流爲五所謂泰山郡水皆名曰汶者也  
元和志以牟汶易浯汶爲五于欽齊乘曰入濟之汶見禹  
貢論語謂之汶上書傳謂之北汶卽今大清河入濰之汶  
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清河爲大承琪案鄆  
注水經雖不言五汶而所叙牟汶石汶柴汶等皆不過汶  
水支流惟出萊蕪原山至安民亭入涉之汶在齊南魯北

出入二國之境此詩與魯道連言則必其在魯地者也王氏蘭泉曰詩言汶蓋指大汶言之鄭氏云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者也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案成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注龍在泰山博縣西南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巖注巖齊邑今泰山巖縣哀十一年會吳子伐齊克博壬申至于巖然則巖博以南屬魯界龍以北屬齊界鄭氏云汶水屈從博縣而南流經龍鄉故城南益知齊魯往來要道實在巖博當今甯陽東平間故襄公之來會由之扼要之地卽爲大都通邑惜正義之未能詳指其地也

倚嗟

序云倚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王氏總聞以為莊公早年而桓公已歿文姜挾母之尊倚齊之強安可防閑其後郝氏敬胡氏允嘉鄒氏忠允黃氏懋容皆於莊之不能防閑有怨詞焉然則曷為刺莊考莊公生於桓公六年至即位之時纔十三歲耳固難責以防閑其母其即位後二年至七年文姜屢會齊襄莊公身已弱冠責以不能防閑固已無所逃罪惟詩中歷言莊公容貌技藝之美非齊人熟觀而審悉之不能言之如此其詳而莊

公二十二年以前其身實未嘗至齊詩人無由興刺惟二十二年如齊納幣二十三年如齊觀社二十四年如齊逆女穀梁一則曰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再則曰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蓋莊之忘親暱仇於此爲甚猗嗟之作當在此時觀末章猗嗟變兮傳云壯好貌毛於甫田候人之婉孌竝訓爲少好貌獨此言壯好者豈亦以猗嗟作於如齊納幣逆女之時乎

抑若揚兮傳抑美色揚廣揚美目揚兮傳好目揚眉承琪案抑美色者毛蓋以抑爲懿之假借爾雅懿美也章注國語懿讀曰抑是也此句與頎若長兮文法一例

正義本作頎若定本

而作頤頤爲長身之貌抑爲廣額之美故曰頤若抑若也美

目揚兮此揚專指目而言與廣揚之揚不同集傳以揚爲

目之動似不足以言美惟嚴緝引錢氏曰揚起也言目俊

范氏補傳引禮記曰揚其目而視之謂其瞻視之明是也

方言盱揚雙也矐矐子

今本子上衍之字說文引無之字

燕代朝鮮泐水

之閒曰盱或謂之揚郭注盱舉眼也揚詩曰美目揚兮是

也毛云好目揚矐者揚矐猶言盱衡漢書王莽傳盱衡厲

色李善注文選引漢書音義曰矐上曰衡謂舉矐揚目也

然則毛傳正以揚矐形目美謂好目於揚矐見之故美目

謂之揚揚屬目不屬矐末章清揚婉兮乃總上二章揚兮

清兮而言婉者好也皆謂目之好毛云婉好眉目者渾言之其實揚眉卽揚目耳正義云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非毛意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傳目上爲名目下爲清正義曰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孫炎云目上平博郭璞曰眉眼之間爾雅旣釋如此清又與目共文名旣目上則清爲目下承琪案說文顏眉目之間也是眉下目上爲顏若目下爲額頰之際不得謂清竊謂此目上目下當讀爲視不上於裕之上不下於帶之下謂目之仰視俯視也爲名爲清卽所謂視容清明也下文儀旣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故



先言目之名兮清兮蓋形容其射時審固之狀名與明通  
植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注云明目睛冀州從事郭君  
碑卜商號咷喪子失名何超音書音義云名目也此固不  
誤又引玉篇云詩猗嗟顛兮顛睂目閒也本亦作名此則  
非是如云喪子失名豈得謂失其睂目閒乎西京賦昭藐  
流盼一顧傾城昭與名同昭藐雙聲卽方言驢腫子謂之  
睂郭注謂睂藐者睂藐猶昭藐也薛綜注西京賦云昭睂  
睫之閒藐好視容也二字分釋誤矣至目下爲清卽清揚  
之清彼清與揚對揚爲舉目則清爲低目此清與名對名  
爲上視則清爲下視其義一也

上視爲名名卽明人目上視則多白說文版多白眼

也春秋傳曰鄭游販字子明此亦一證說文又云矚戴目也廣韻矚人目多白也數目卽上視諸書謂之望羊羊與揭通此美目揚兮當爲舉目之證也晉書阮籍能爲青白眼白眼者仰視不顧之狀則青眼當爲俯視青與清同此亦足見清爲下視也

儀既成兮箋云成猶備也正義以爲威儀容貌既備承琪案儀卽謂射儀也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淮南俶眞訓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秦族訓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此言莊公善射惟其射儀既備所以終日不出正也不當泛作威儀釋之

展我甥兮傳外孫曰甥正義云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總據齊國爲言外孫得

稱甥者按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末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烏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以下孔駁然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爲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承琪案傳云外孫曰甥者不過如左傳云我之所自出耳文十四年公羊傳接當皆出也爾雅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儀禮喪服總麻三月章有外孫傳以外孫爲甥正義所謂總據齊國爲言是也鄭箋姊妹之子曰

錫雖不見爾雅正義以爲釋親文今爾雅但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或者鄭所見本有之與毛外孫曰錫義相成也

舞則選兮傳選齊正義曰選之爲齊其訓未聞承琪案爾雅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棗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擇者選擇齊毫齊力齊足皆選擇之事故選可訓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不齊字子選史記平準書吏道益雜不選謂雜出不齊也又選從巽聲虞翻注易云巽爲齊是選之訓齊蓋從聲得義至舞曰齊者正義云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此用薛君章句釋韓詩舞則纂兮言其舞應雅樂也但此詩三章皆言射此舞亦當謂以樂節射之事卽禮所云

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者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夫全詩美其善射不應雜此一語美其善舞或又謂供事于舞者皆極一時之選此則何與於莊公而與射則貫兮竝言乎

四矢反兮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

處此之謂復承琪案莊子田子方篇列禦寇爲伯昏無人

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杳釋文適丁歷

反郭注箭適去復杳杳也

列子作鏑矢復杳張湛注引郭象曰箭鏑去復往杳列子

仲尼篇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

矢過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若銜弦視之若一焉韓非子

曰夫新砥礪殺矢教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  
秋豪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此皆  
足爲箋說之證得其故處當卽五射所謂參連也釋文引  
韓詩反作變云變易周禮保氏五射五曰井儀疏云四矢  
貫侯如井之儀也此於韓詩變易之義爲近然此義上章  
不出正兮已足該之必如箋說乃爲更進一義耳

毛詩後箋卷八終